



九月丛书

苏童 著

碎 瓦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香椿树街本来就是一块文明很难顾及的阴暗之地，华家正是这块地面上特有的奇异家庭：自从哥、嫂相继暴亡后，年轻的寡妇“大姑”一身兼任了五个侄儿女的爹和妈。她对孩子们视如己出，倾心照料，对家中唯一的男孩独虎更是无微不至到近乎溺爱。可是，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，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出现了：四个女孩个个如花似玉，可也个个都是令邻居们畏之如虎的惹事精；独虎则成了一个游手好闲、不学无术的街头阿混，而且还成了一个男人的“情人”。对于这一切，“大姑”显然已经无能为力，然而，更大的噩运还在后头……

第一章

审 讯

审讯员：姓名？

华金斗：姓华，名字叫个金斗，我们厂里人说是个地主名字，可我家不是地主，是堂堂正正的贫下中农。

审讯员：没问你成分，年龄？

华金斗：虚岁四十三了，属猪的。

审讯员：民族？

华金斗：什么？我不知道呀，我跟你一个族吧。对，汉族，就是汉族。

审讯员：家庭成员？又听不懂，问你家里有什么人？

华金斗：八口人呀，不，现在只剩七口人了，我爱人死

了，我又进来了，家里就剩下五个孩子，还有大姑。

审讯员：什么大鼓？你咬字清楚一点。

华金斗：大姑就是我妹妹呀，我的亲妹妹，孩子们这么叫，我也跟着叫，叫惯了就改不过来了，她不是我的大姑，是孩子们的大姑。

审讯员：不准说废话，你的屁股不准扭来扭去的，坐端正一点，不准低着头，头，把头抬起来，对，就这样，好了，现在你告诉我们，你到燃料仓库纵火的动机，什么动机，什么目的？

华金斗：我爱人死了。

审讯员：我们知道你爱人死了，她死了跟你的纵火案有什么关系？

华金斗：我也说不上有什么关系，我糊涂了，我的脑筋那会儿打了个死结，她死在仓库里，我就觉得是仓库害死了她。

审讯员：你认为你爱人不是自杀，是他杀？是谋杀？

华金斗：我可不会血口喷人，谁都说凤凰是个好人，她在仓库的群众关系一直很好，就是疯子也不忍心害她的。我看见那绳子了，我知道她是自杀，可是我不相信呀，她出门时还好好着呢，她的塑料凉鞋刚洗过，放在窗台上晾着，是我替她拿的鞋，她还让我去桥下看看卖黑市米的船来了没有，说要是船就买上个三十斤，要是这次米便宜就买上七八十斤放着。

审讯员：不准打岔，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，记住了吗？现在你回答我，你在燃料仓库纵火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

华金斗：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动机呀，我跑到仓库看见凤

凰的尸体就傻了，我听见大姑和女儿在哇哇地哭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哭什么呀，我的脑筋真像是打了个死结，一口气堵在喉咙里上不来也下不去，我光是想这是在欺负我呢，这是在把我华家往绝路上推呢，这是骑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呢，这是存心要把我气成个疯子呢。

审讯员：你说谁，谁骑在你头上拉屎撒尿，谁存心把你气成疯子？

华金斗：就是不知道呀，要是知道我就不会干那蠢事了，我那会儿是糊涂了，看见谁谁倒霉，仓库里的人都躲着我，可是那些油罐躲不了我，它们神气活现地爬到我眼睛里来，它们就倒霉了。我看见油罐上写的那些大字，我的脑筋又打了一个死结，我后来就光是想着跟那些油罐算帐了。

审讯员：油罐上写的什么字？

华金斗：严禁烟火，小心火灾，还有好多，反正都是一个意思，宣传防火呢。我看见那些字就想，我让你防火，让你严禁，让你小心。我当时真是糊涂了，我把那些油罐当成了出气筒，我就没想到那是国家的财产，我就没想到油罐爆炸的危险性呀。同志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有没有伤着人，我心里就是放不下这件事，你一定得告诉我。

审讯员：伤没伤人你犯罪的性质都一样，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？

华金斗：什么罪，是放火罪吧？不管叫个什么罪，反正是死罪，我知道，我这辈子是完了。后悔也没用，世上没有后悔药卖，同志，不怕你笑话，我现在恨不能钻回我娘的肚子里去，像我这样没脑子的人，她不该让我出来呀。

审讯员（笑）：不准胡说八道，不准说废话，把头抬起来，

我问你，有没有犯罪前科？

华金斗：什么科？你是问我以前有没有犯罪吧，同志你真是委屈人呢，你把我当坏人看了，我是不是坏人，你去农具厂打听一下就知道了。我在厂里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，我在厂里这么多年，从没迟到一分钟从没早退一分钟，要不是我脾气臭，农具厂的劳动模范哪儿轮得到赵立春，那就是我华金斗呀。我犯什么罪？我这辈子不偷不抢不嫖不赌，一颗心都拴在家里了，我心里装不下别的心思，你非要抓我的错，当然也能找到错，我儿子的滑轮车是我用厂里的废零件装的，可这也不能叫犯罪吧，就连赵立春也拿厂里的回丝回家做抹布么。

审讯员：住嘴，让你坦白你倒乘机攻击人家劳动模范来了。我问你，你的雷管是从哪儿弄来的？

华金斗：那不是我的，是搬运队李义泰弄来的，同志你千万别记他的名字，他跟这事没关系，那雷管本来是炸鱼用的，李义泰是好心，过春节的时候他约我去水库炸鱼，说是自己给自己办点年货，可是水库有人看着，我们只好回来，那雷管就放在我家里了。同志，你得把李义泰的名字划掉，你要不划我干脆就不说话了，我可不能给好人头上栽赃。

审讯员：好人坏人不是由你说了算，我们根据政策法律办事，用不着你来废话，你只管坦白你的问题就行了。

华金斗：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坦白的，我都后悔死了，我毁了自己，也把孩子们的前程毁了，他们的档案里会有个大污点呀！我要有办法把自己的脑袋摘下来就好了，我非把它踩个稀巴烂，人家的脑袋都管用，我的却不管用，要它干什么？我都后悔死了，你们却还要我坦白，坦白，坦白，坦白

你妈个×呀！

审讯员：你吃了豹子胆了，敢在这里骂脏话？你这人的脑子看来真是个大粪坑，像你这样的人我们见多了，我们有办法给你们的脑子打扫卫生。

华金斗：我不要你们打扫卫生，我求你们快点宣判，我估计你们会判我无期徒刑吧，我不要无期徒刑，一辈子不能回家，不如死了痛快，你们要么判我个三年五年的，要么就给颗子弹，就是不要那个无期！

审讯员：你以为这是菜市场，可以讨价还价吗？怎么宣判不是你的事，也不是我的事，是人民法庭的事，法律，法庭，你懂了吗？

华金斗：我怎么不懂？法律就是讲判刑的书么，法庭就是判刑的地方么。我不管你们是个什么法，总得考虑考虑群众意见吧？要么三年，要么子弹，你就这样跟你的领导去反映，你一定要替我去反映。

审讯员：你这人的脑筋看来真是打了死结了，这死结得由你自己慢慢解，小王，小许，把嫌疑犯押下去。

华金斗：同志你别生气，别急着撵我走呀，我有一件事要求你，你别皱眉头，是件小事呀，你们怎么宣判我都没意见，求你们别把大公告往香椿树街上贴，我儿子虽然才六岁，可他已经认字了，他早就认识我的名字了。同志你别皱眉头，你真是急死我了，一定要贴也行，你们就给我改个名字，随便改成什么，银斗金生的都行，就是别在华金斗三个字上打红叉叉，我儿子已经会写那三个字了呀。

审讯员：小王，小许，你们愣在那里干什么，快把嫌疑犯押下去。

华金斗：你们别拉我，别拉我，同志我给你跪下还不行吗，别让我儿子看见那红叉叉，你们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死给你们看，同志，同志，就这点小事你答应我吧。

审讯员：快，快点，快把他押下去！

0

从我这里到香椿树街要穿过两个世界，假如骑上那匹黑天驴一眨眼就到了，活人们无法理解这件神奇的事情，只有死人们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里交通是多么发达，茫茫天际里每天运行着多少天马、天牛、天驴、天狗，亡灵们去人间探望亲人使用的就是这些交通工具。我听说玉皇大帝出外巡游坐的是金天车，而阎王爷到人间办事坐的是一艘美丽的七色飞船。当然，什么金天车什么七色飞船的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我从来不想这种好事，对于我来说，有一匹黑天驴骑着已经很不错了。

我所在的天界第八区聚集了一大批像我这样死不瞑目的冤魂，大多数都犯了罪，却又不是坏人，所以第八区成了一个三不管地区，玉皇大帝不管，阎王爷也不管。我们的区长是一个打猎爱好者，有一次到山上打斑鸠，斑鸠没打到，一发子弹竟然打死了一对躲在树丛里的男女，人家法院并没有判他死刑，他自己判了自己的死刑，据说他本来应该在第六区的，是他自己跑到我们第八区来的，他说他原来就在一个落后的老大难区工作，现在还是不改初衷。

我没见过管香椿树街的人间的区长，反正现在这个第八

区区长人还不错，第八区一共只有十几匹天驴，成千上万的人要用呢，可区长很干脆的就让我牵了一匹。我想大概他知道我的事，知道我也是个判自己死刑的人，知道我的五个孩子转眼之间成了孤儿，他不照顾我照顾谁去？

第一次回到香椿树街时他们还不知道我在监狱里自杀的消息，你想像不出我在家门口看见我儿子的心情，我跳下黑天驴去抱我儿子，我足足抱了有一百次呀，可恨的是一次都没能抱住他，我俯下身去亲我儿子的脸蛋，亲了足足有一百次，连他的鼻涕也没亲到。我对他喊，我来了，快叫我，叫爸爸！我把嗓子都喊破了，可他像个聋子似的听不见，他瞪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自行车和行人，突然尖声叫道，乌龟，乌龟，大乌龟！我起初以为他是在骂我呢，我想你真是反了天啦，你敢骂你爸爸是乌龟？我正要抓他耳朵，突然发现一个骑车的人，他的整个身体向车把倾斜着，看上去确实像一个乌龟，我被我儿子逗笑了，虽说随便骂人不礼貌，但像我儿子这样骂得快骂得精彩也不容易嘛。

你看我儿子虎头虎脑的多么讨人喜欢。他叫独虎，是我给他取的名字，别看他现在长得不高也不大，在凤凰肚子里那会儿他却像头小猪一样又胖又壮的，凤凰分娩是做的剖腹产，因为他太大了。我当时好像预感到这是我华家传宗接代的独苗苗了，我给他取了这个名字，凤凰说不好，听上去像个土匪的名字，可我就是觉得只有这个名字才配得上我的宝贝儿子。我儿子六岁了，他拖着鼻涕站在家门口，傻乎乎地望着天空，我知道他在看天上的云，还是在他婴儿时候他就这样，只要抱他出门他就仰着脸看天上的云。我知道他看不见我，即使看见了他也会以为我是天上的一朵云呢，他不会

知道我在看他，即使知道他大概也不在乎，他大概已经不认识我了。

独虎头顶上的那根小辫是他妈妈活着时给他留的，凤凰就怕儿子在家里太受宠太扎眼，生怕引起老天的妒意，这样混在他姐姐中间就放心了。那根小辫用红线扎着，姐姐们每天争着给他梳理那根小辫。早晨起来新梅她们情愿自己披头散发，也要先把独虎的小辫梳好。这是凤凰活着时立下的规矩，现在凤凰死了，女儿们仍然遵守着这个规矩，从这一点上你能看出我的女儿们也是天下最好的女儿。我儿子才六岁，他跟新梅新兰她们不一样，他还不懂得恨我，不知道是我的臭脾气害了这个家，使他们成了孤儿，他大姑太疼他了，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孤儿呢。独虎不知道街上的孩子们为什么不喜欢跟他玩，他看见一群孩子在酒厂门口拍香烟纸，等他走过去那群孩子就跑开了，他们一边跑一边用厌恶的眼神瞪他，独虎只好一个人站在酒厂门口，随意地浏览墙上的宣传标语，标语中有几个字他是认识的，独虎就大声地把它念了出来，独虎的声音引来了几个小女孩，她们拿着牛皮筋挤到独虎身边，眨着眼睛听独虎念标语，但她们一来独虎就不念了，独虎鄙夷地扫视着她们，脸上浮现出一种傲慢的表情，他的嘴里突然发出类似赶马的呼哨声，然后一溜烟地跑了。我不知道我儿子为什么如此讨厌女孩子，大概是因为家里的女孩太多了吧，说起来小男孩就应该和小男孩玩，我也不愿意他从小混在女孩堆里，长大了弄不好会变成个娘娘腔，可是我实在是心疼我儿子，他简直就像老光棍追寡妇似的追逐街上的男孩，而男孩们简直欠揍，他们偏偏不跟他玩。

独虎才六岁，他不知道是我害了他，是我使华家在香椿

树街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家庭，势利眼的大人培养了势利眼的小孩，我儿子他像一个跟屁虫似的跟着他们，可是他们真的把他当成了一个跟屁虫，他们一次次地摆脱了独虎，今天我亲眼看见了这种令人心酸的追逐，我看见我儿子在追逐郁家十岁的儿子，一直追到铁路桥下，那个欠揍的郁勇在奔跑中忽然停下来，用链条枪指着我儿子说，你别跟着我们，梳小辫的，去跟女孩玩！

独虎愣住了，独虎的一只脚还在往前伸，另一只脚却在后退着，你怎么不去跟女孩玩？独虎这么嚷嚷了一句，看见郁勇他们的背影已经消失在铁路桥下。我恨不能把那群欠揍的孩子一个个揪回来，按住他们的头让他们陪我儿子玩，但是我现在只是一个冤魂，我没法做这件事情。我注意到独虎的眼睛里涌出一种老人才有的哀伤，他突然觉出他头顶上那根小辫的重量，他转过脸对着墙左右摇晃着脑袋，午后的阳光恰好把他的影子投在墙面上，他看见那根小辫像一棵树一样地长在自己的头顶上。我的眼睛现在大概是含着毒汁了，怎么看见的尽是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呢？今天我跟着儿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，看见我儿子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刀，对着镜子把他头上的小辫剪掉了，他母亲要是知道了不知会伤心成什么样子了。就在今天我满意地发现我的家仍然以独虎为核心，像地球一样稳稳地运转着，这首先要感谢我那个救命菩萨一样的好妹妹，孩子们都叫她大姑，我也跟着叫。是大姑第一个发现独虎的小辫没了。独虎示威似的站在大姑面前摇晃他的脑袋，大姑就瞪大了眼，噉地一声大叫起来，然后家里就乱成一团了。大姑遍地寻找被剪掉的那根小辫，她拿着手电筒在门外的垃圾堆里找，还在床底下箱子后面找，一边

找一边喊着侄女们的名字，她说，新梅，你怎么傻站着，帮我一起找呀。新梅就蹲下来用扫帚在床底下来回扫。大姑说，新竹，你放学回家怎么不看着他，你就让他把小辫铰掉了？新竹尖声叫起来，谁让他铰小辫了，我一回家就在洗萝卜，我还上街打酱油了，我又没长八只眼睛，怎么看得住他？大姑白忙了半天，最后来到独虎面前，气喘吁吁地怒视着独虎，独虎就扭过脸去挠他的脚背，大姑拎住他的耳朵，把他的脸对准自己的眼睛，然后大姑怒喝一声，说，扔哪儿了？独虎不敢看大姑的眼睛，他就斜睨着新梅手中的扫帚说，扔河里了。他听见大姑的鼻孔里猛地喷出一口热气，大姑仰视房梁绝望地眨巴着眼睛，一声声地叹着气，她说，小祖宗呀，告诉你你也不懂，这小辫不能铰，这小辫铰不得呀。

独虎其实撒了谎，那根小辫是被他扔到屋顶上去了。我想告诉我妹妹小辫的下落，可是我不能说话，我要是能说话，说不定会对她说，算了，剪掉就剪掉吧，男孩子的小辫迟早是要剪掉的。我还摸透了我儿子的心思。我猜到独虎隐瞒小辫的下落是因为害怕大姑找到它，如果大姑找到那根小辫说不定会设法把它接回到他头上。我儿子才六岁，你别看他才六岁，他鬼得很呢，六岁的心眼可以装一箩筐，这一点不知他像谁，我和他母亲做了大半辈子老实人，缺的就是心眼，生出个儿子却是个小机灵鬼，我想这总比再生个我这样的缺心眼好。

当天晚上我儿子独虎就跑到街上去了，他在街上东张西望，专挑人多的地方钻，在杂货店门口独虎恰好撞见了郁勇，郁勇端着一碗腐乳从台阶上跳下来，独虎就迎上去，跟在他身后走。郁勇的腿朝后面倒蹬一脚，他说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

跟屁虫。独虎说，你没看见我的头，我把小辫剪掉了。郁勇歪过脸扫了独虎一眼，郁勇说，谁管你的小辫，我才不管你的闲事呢，你们家有那么多女的，一个男的也没有，女人就会叽叽喳喳的，我最讨厌你们家。独虎仍然跟着郁勇走，他猜因为天黑的缘故，郁勇不一定看得见他的头上没有了辫子，独虎正在犹豫是不是走到郁勇的前面，让他能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头顶，郁勇却站住了，郁勇打量着独虎，突然说，你爸爸呢，你怎么没有爸爸？独虎没有料到郁勇会提这个问题，独虎愣了一下说，那你爸爸呢，我也没见过你爸爸。郁勇说，我爸爸是空军，驾驶军用飞机的，空军穿什么衣服你知道吗？不等独虎回答，郁勇就叫起来，你连这也不知道，笨蛋，告诉你吧，空军都穿皮夹克。

独虎仍然跟着郁勇走，快到郁勇家了，郁勇越走越快，他回过头来说，你别跟着我了，狗才这样跟着主人呢。独虎说，你骂人，你骂我是狗，你自己就是狗。独虎的手却留恋地抓住了郁勇的衣角，他说，我告诉你我爸爸在哪里，不过有个条件，你们以后得陪我拍香烟纸。郁勇想了想说，好吧，我们带你玩，你别卖关子了，说，你爸爸到底在哪里？就这样独虎盯着郁勇的脚尖说出了我家的秘密，独虎说出了这个秘密，就像泼出了一盆水，就像一盆滚烫的热水泼在我脸上，我以前做人的时候从来不会难为情，现在做了一个冤魂，却被儿子的一句话弄得羞红了脸。

独虎说，告诉你你不能告诉别人，我爸爸，我爸爸在监狱里。

1

秋天以来雨水丰盈，一般来说雨都是从半夜开始下的，你听见一阵风突如其来地掠过梧桐树的树梢，谁家敞开的门窗被风推来撞去的，然后雨点就落下来了，雨点起先很急促地打在窗玻璃上，噼啪有声，渐渐地风停息了，雨也下得均匀了，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，人们睡得更加香甜，睡到第二天早晨，雨已经停了，地上的积水提醒你刚刚逝去的是一个雨夜，树上的残叶间突然会有一滴水珠落在你的脸上，那滴水珠也提醒你，雨夜刚刚过去，一场秋雨一夜风，秋意浓了，天凉了。

秋天以来我一直在香椿树街的上空徘徊，不分昼夜地俯瞰着我的家。做一个冤魂就是有这样的益处，下雨的时候我浑身都淋湿了，可是我并没有湿漉漉的难受的感觉，看见风扫落叶满地霜露我知道天凉了，但我不需要添衣穿袜，我不分昼夜地睁着眼睛，害怕一旦睡着了会被阎王爷发现，把我拖到奈何桥那边去。

天凉了。大姑在贩菜船上买了一筐雪里蕻，菜贩子把筐拖下船就不管了。大姑试了一下，菜筐太重了，她根本拖不动它，大姑对菜贩说，你们怎么不来帮我一把，我买了一百斤菜呢，你们应该帮我搬回家。菜贩说，还帮你搬回家呢，你不想想你买这菜花了多少钱，你恨不得我们白送你，讨了便宜还想便宜，你这种女人哟。大姑说，你们这种男人也叫个男人？比女人还要小家子气，买卖都做完了，还在那里放什

么酸屁？我看你们下面白长了那块肉。大姑嘴里骂着，眼睛在贩菜船上搜寻着什么，船上的一条绳子使她眼睛一亮，你们以为一筐菜难得倒我？看我怎么把它拖回家。大姑说着就从菜贩的脚底下抽出那条绳子，她用绳子在菜筐上做了个手环，拖着菜筐就走。菜贩子在后面叫起来，你怎么把绳子拿走了？我们还要留着捆菜呢。大姑没有理睬他们，大姑回过头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。她不愧是我的亲妹妹，她的雷厉风行的作风比我又高出一筹，做起事情来我是一百个放心。

大姑拖着一筐菜离开了码头，她听见箩筐擦着水泥地，发出一声声尖利的惨叫，大姑走到桥下就站住了，她担心箩筐会被拖坏，箩筐坏了以后就不能装菜了。大姑心疼箩筐，一时没了主意。桥上人来人往，她看见搬运队的李义泰拉着一辆板车从桥上下来，李义泰拉板车总是拉得耀武扬威的，他嘴里大声吆喝着像一匹烈马从桥上冲下来，看见李义泰大姑的脸下意识地扭了过去，大姑总是躲着他，但是李义泰的板车偏偏吱嘎一声停在她面前，李义泰嘴里的酒气喷到了大姑的脸上。

买这么多的菜？李义泰说。

是雪里蕻，腌了过冬。大姑说。

我帮你拖回家吧，李义泰说，你是在等我的板车吧。

谁等你的板车？我等新梅他们呢，我们家人多，每人抱一捆就行了。大姑说。

狗咬吕洞宾。李义泰说，热脸贴上个冷屁股。

我的冷屁股你也贴不上，拉上你的送尸车走吧，别在这儿找骂。大姑说。

热脸贴上个冷屁股。李义泰伸出手在菜筐里胡乱掏了几

下，然后拍拍手拉着板车往桥下冲去，李义泰一边跑一边叫，热脸——贴上个——冷屁股。李义泰这人狗嘴吐不出象牙。不过他人倒不坏。我以前跟他也算是朋友，老在一块下棋什么的，李义泰是老光棍，有一块钱敢花十块钱的人，脾气也又臭又大，没有女人肯嫁给他。我知道李义泰对我妹妹一直心怀鬼胎的，有一次他请我喝酒，吞吞吐吐地提起那件事，我一句话就把他打发了，我说，怎么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我倒并没有把我妹妹看成一只天鹅，但我觉得要是让李义泰娶了她，老祖宗会在坟里骂我瞎了眼的，我这样的人假如是个女的嫁给李义泰倒是谁也不吃亏，可他动我妹妹的脑筋万万不行，大姑她虽然二十岁上就死了男人守了寡，可在我眼里她还是黄花闺女呢。大姑坐在菜筐上，菜筐里的一百斤雪里蕻沐浴着秋天的阳光，阳光已经向桥的西侧软软地倾斜过去。大姑看见一群学生从桥头走过，邹医生的女儿多多她是认识的，大姑就喊，多多，看见我家新菊了吗？多多很诧异地看了大姑一眼，她说，我不认识你家新菊。大姑想她大概是搞错了，新竹和新菊的那些同学，她常常张冠李戴，于是大姑又问多多，那你看见我家新竹了吧，她这会儿也该放学了。多多却是满脸厌烦的样子，她整理了一下头上的发卡，说，没看见没看见，我又不是你们家的门卫。

大姑愕然地看着多多走下大桥，过了一会儿她醒过神来，嘴里就发出一声冷笑，对卖水果的女人说，才多大的人，就学会了大人的毛病，狗眼看人低。过了一会儿大姑又说，邹医生人倒是不坏，对谁都客客气气的，她打针一点也不疼。噢，怎么生出这么个女儿呢？

桥上先是出现了新竹的身影，然后就是新菊，姐妹俩一

个推着我家唯一那辆自行车，一个坐在车后架上，新竹一边努力地压住自行车车把，一边回头骂她妹妹，你想累死我呀，给我下来。新菊却还赖在车上，朝桥下的河面张望着。新竹说，你下不下来，你不下来我撒手了。新竹刚想去拉扯她妹妹，一抬眼就看见了大姑，大姑正瞪着眼睛看她们呢。

新竹站在桥上把自行车弄得东摇西晃的，她的眼睛躲躲闪闪地看着大姑，她说，新梅让我骑出来的，她今天不用车。

撒谎。大姑说，新梅今天怎么不用车？她上中班。

不是我要骑出来的，新菊缠着我，让我带她上学。新竹说。

撒谎。新菊在后面嚷嚷起来，她说，是她自己把车偷出来骑的，是她自己要带我的。新菊的话没说完就尖叫起来，我在空中看得很清楚，新竹的手伸到新菊的腿上，拧了妹妹一把。

大姑大步走过去，把姐妹俩分开。别在这儿丢人现眼的，大姑说，今天不骂你们，有辆自行车正好，来，帮我把雪里蕻驮回家。说起来真是让人心酸，我活着时候这么一筐菜算什么呀，背在肩上就走了，我不在了，力气活只能她们干了，她们干力气活就是让人着急，我恨不能伸出手把菜筐放到我的肩上，可我的手就是伸不到那儿，我只能在空中干着急。

她们三个人一齐用力把菜筐抬上自行车的后架，大姑是不会骑车的，掌握自行车方向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新竹身上，新竹在前面掌握着龙头，大姑和新菊在后面扶着菜筐，一百斤的负荷对于我家这辆旧车来说有点超重，新竹的脚步踉踉跄跄的，新竹的身子左右摇摆着，大姑叫起来，新竹你行不行？新竹喘着气说，我行，怎么不行？大姑说，你就嘴硬，这车